



# 鋼鐵

## 是怎樣鍊成的

·縮寫本·

H·A·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 
中 耀 改 編  
兵 華 書 店 發 行

鋼鐵是怎样煉成的  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書章  
A·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 
中 耀 改 編

華書店發行

書號：0661

鋼鐵是怎樣鍊成的（縮寫本）

---

原著者：H·A·奧斯特洛夫斯基

改編者：中 耀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 
（阜成門外北禮士路）

---

根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一九四九年五月版重印

1—15,000〔京〕

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

##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傳

我，尼古拉·阿力克金也維奇·奧斯特洛夫斯基，生於一九〇四年。母親給「大戶人家」當老媽子，哥哥在伏林斯克省西南鐵道謝拜托夫卡站的車廠裏當鐵工。我在初級小學裏唸過書。從一九一五年（十二歲）起，就給車站食堂的廚房中當小茶房。

一九一八年在車站的材料棧房裏，給火車鋸木頭，後來又到市發電站裏當小火伙。

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。

一九二四年成爲聯共（布）黨黨員，黨證是〇二八五九七三號。

參加過國內戰爭，當一個士兵。

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，我做過了下列的各種工作：任青年團區委會的秘書，繼而在邊疆的青年團府委員會中，任普遍軍訓營的軍事委員，繼而任謝拜托夫卡青年團府委員會的委員，繼而任伊夏斯拉夫青年團區委員會的秘書。被選爲伏林斯克省委員會的委員。

自一九二六年起，重病把我趕出了隊伍了。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未曾領導組織工作。躺在床  
上。眼睛瞎了。僅僅從事宣傳工作。領導黨的學習小組。在這幾年中，讀完共產主義函授大學。

一九三〇年成爲一個作家。在文學陣綫上繼續一直工作到現在。著有：「鋼鐵是怎樣鍊成的？」和「從暴風雨裏所誕生的」。

一九二四年...

一九二一年...

一九一八年...

一九一五年...

一九一二年...

一九〇九年...

奧漢林...

保爾在學校的時候，他把聖經背的挺熟，他的聖經課，總是一百分。有一天，他聽到一個瘦個子的老師，講地球和天體，保爾張着大嘴，驚奇的聽着。老師說：

「地球已經存在好幾百萬年了，星星跟地球也差不多……」

他覺得很怪，要不是怕人家笑話，他就想問：

「先生！這怎麼和聖經上說的不一樣呢？」因此他決心要問問神父。

一天，上聖經課了。那個穿着法衣，脖子上掛着一個又笨又重的十字架的大胖子神父剛坐下，保爾就把手舉起來。神父允許他發言，他站起來說：

「神父！爲什麼四年級的先生說，地球已經有了幾百萬年，不像聖經上說五千……」還沒等他說完呢，神父就用他那公鴨嗓，大聲喊着說：

「混賬東西！你胡謔什麼？這是你從聖經上唸來的嗎？」那老胖子也不等保爾回答，扯着他

耳朵就往牆上撞。一分鐘以後，又把吓昏和撞傷了的保爾推出了去。

第二天，保爾他媽到學校去，跟王習禮神父苦苦求情，才又讓他上學了。

從這天起，保爾就恨死了神父，恨他、也怕他。他把仇恨都記在心裏，他永遠不忘神父這頓不應當的毒打，所以他總憋着氣，變得什麼時候也不愛吱聲了。

那個神父以後還常罰他，一到上聖經課，爲了針尖大點小事，也罰保爾在教室的牆角站着，也不問他功課。因爲這事，保爾功課不及格，在放假以前還得到神父家中去補考。

這一天，保爾和幾個功課不及格的小孩，到神父家補考去了。在廚房裏薛爾吉小聲對保爾說：

「給這老禿子撒上一把吧？」保爾就捏了一把烟絲子，撒在預備過節蒸饅頭的發麵裏了。在下次上聖經的課堂上，神父瞪着兇惡的眼睛說：

「在我家裏補考的人站起來！」他那兩顆小綠豆眼，盯盯的望着那六個小孩，他讓那兩個小女孩子坐下了，然後說：

「小鬼們！到這來！」神父站起來推開椅子，走到那四個小孩跟前說：

「你們這四個小無賴誰抽烟？」

四個小孩都小聲說：

「神父！我們全不抽。」

神父漲紅了臉，大聲吵吵說：

「混賬東西！你們不抽烟那發麵裏的東西是誰弄的？好！我翻！把口袋裏的東西全掏出來！」

神父把那三個小孩口袋的綫縫都翻到了，可是什麼也沒有。他又向着第四個，那個黑眼睛，穿着灰襯衫，藍褲子，膝蓋上打着補釘的孩子說：

「你怎麼像木頭似的站着呢？」

保爾恨透了他，瞪着他，粗聲的說：

「我一個口袋也沒有。」

「哼！沒有口袋？你的心思我還不知道，誰把發麵糟蹋了的？你還想在這念書嗎？你這小鬼，這回可不能像上回那樣便宜你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神父使勁擰着他的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隨手又把門關上了。

大夥誰也不知道保爾因為什麼要被開除，只有保爾的好朋友薛爾吉知道這底細。

保爾被學校開除以後，他母親好不容易給他找了一個當小打的地方，這一天領他去上工。那個車站食堂的老闆，用那無神采的眼一看保爾，問他幾歲，他母親替他回答說：



「十一歲。」

老闆說：

「留下看看吧！現在一月給兩塊錢，當班時候管飯，早七點上班，一直幹到第二天早七點，隔兩天歇一天，可不許偷東西！」

保爾母親連忙說：

「呵！不會，老闆，我們保爾不會偷東西，我担保。」

老闆眼皮一沉說：

「好吧！今天就上工吧！」他轉過去跟女店員說：

「姬娜！把他帶去，交給馮露亞，頂替葛斯加的活。」

女店員放下刀子，向保爾點點頭，就走過飯廳，向洗碗那屋走去。保爾跟在她後面，他媽跟他並排走，小聲的對他說：

「保爾！你可要好好幹，別丟人呵！媽的好孩子。」母親說完之後，眼睛盯着送他，然後自己走回去了。

洗盤子洗碗的活挺忙，桌子上堆那麼一大堆盤子、碟子和刀叉，幾個女工用毛巾在那兒擦。一個比保爾大一點的孩子，正在燒兩個大茶壺。一大鍋洗碗的水，冒着熱汽，屋子裏白茫茫的。

保爾才到，連女工們的臉面都看不清，他發呆的站在地當間，也不知道該做什麼。這時候，姬娜走到正在洗盤子的一個女人跟前說：

「馮露亞，這是剛僱來的小伙計，頂替葛斯加的，」然後又對保爾說：

「她是這裏的頭兒，她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。」

保爾點點頭。她擦了一下汗，又打量打量他，愉快的對他說：

「小兄弟！你看見那個大銅鍋嗎？每天早起到時候就把它燒開。木頭是自己劈，那兩個大茶壺也是你的事。另外你再幫助擦刀子、叉子、倒髒水。」

門開了。進來三個堂倌，端着一大堆該洗的盤子。那一個三角臉的傢伙問保爾是誰？馮露亞告訴他說是新來的，他把大手按在保爾的肩膀上說：

「到時候水得燒開，你看！現在已經滅了一個，今天先饒你，明天要是這樣，可得吃耳光子，明白嗎？」

保爾預備燒水壺去了。

保爾把該做的事情都做了，一直幹到第二天早上七點鐘，累的渾身都沒勁了，好容易才把這滾開的兩壺水，交給那個接班的。

他跟女工人們一道出了車站，慌忙的往家走。頭一天算是過去啦！也該歇歇了，雖說他還不

能完全自立，可是也是一個工人了。

太陽照着火鋸工場，他走過了律師李士真家的別墅，就到了他家的小房跟前。他母親一看到他，就趕忙問他，活怎麼樣？保爾說：

「對付！」他從窗戶一眼看到了他哥哥阿爾青的大肩膀，他的心就慌神啦。忙問他媽：

「我哥回來了？」

「是的，昨天晚上才到家的，他要在火車工廠裏作事了。」

他哥哥看他走進屋來就說：

「呵，是你撒烟絲了嗎？……算了，你好哇！小弟弟。」

保爾心思再往下說，就沒好聽的了，不揍他、也得罵他一頓，保爾有點怕他哥哥。

但是阿爾青並沒罵他，站起來到廚房裏去了，保爾出了一口長氣自己心裏想：

「看樣子，這回也許不能挨打啦。」

在喝水的時候，阿爾青叫他把開除的那些事告訴他。保爾一五一十的說了，他哥哥說：

「算了，水澆了也收不回來，以後可別胡鬧了，別再給媽找麻煩。現在你歲數小，等過一年，我想法叫你到車場去當學徒，那能給人家洗一輩子碗？一定得做一個人，學一種本事。媽也不再作工了，在混蛋們跟前彎腰也彎够了。你得好好的，好好的做一個人！」接着他對母親

說，他外面還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他站起來，又高又大，穿上短褂就走出去了。走到窗戶跟前他大聲說：

「我給你帶來一雙靴子和一把小刀，等會媽就拿給你。」

保爾天天照常上工，他在食堂裏做了兩年。這兩年裏，保爾的工錢才漲了五毛錢。他們成天就在廚房和洗碗那地方轉，活是緊跟緊，二十多個廚子和十個堂倌，總不得閒。

保爾長的又高又壯，但是他不好吱聲，要不是他比誰都能服辛苦，人家早就不要他了。

堂倌們一天就能撈四五塊錢的小櫃，可是他們淨要錢，不是喝光了，就是輸光了。保爾恨他們，罵他們是混蛋，他常想：「我哥哥是一個頭等的鏟盤匠，一月才掙十二塊錢，我才掙兩塊五，他們一天就掙這麼多——回頭就喝了或是輸了。」因此把他們和老闆都當另一種人看。

禮拜六的晚上，保爾在樓下的廚房裏，聽着從樓上下來兩人，後邊那一個說：

「蒲先生！等一會。」蒲祿福站下了，轉過來不高興的問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保爾看出來那後面的人是馮露亞，聽她哭噥噥的說：

「蒲先生！那中尉給你的錢呢？」

蒲祿福眼一瞪說：

「錢？我沒給你？」

馮露亞說：

「他不是給你七十五塊……」

蒲祿福說：

「七十五塊？我的好太太，就憑你是個刷盤子的……給你十二塊錢就不少了，這你還得謝謝我呢！睡一宿就有乾乾淨淨的十二塊大洋票子到手！人家並不都是傻子，我再給你添五塊，再別找麻煩，下回我再給你找個好的。」他說完把錢扔在地下就進廚房去了。

「你這個害人鬼，狼心狗肺……」馮露亞在後面罵他，接着就捂着臉靠着柴火堆哭開了。

保爾眼看着這事，他一聲也不吱，可是用力的抓着那扶梯的鐵柱子，他想：「連馮露亞都讓他們給出賣了……馮大姐呀！」

他又想起別的女工，那一個不是給幾塊錢，就讓他們賣給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呢？誰不服的就得讓他們攆出去。他想到這，就更恨蒲祿福那些傢伙們了，也更恨這周圍的一切。他想快長大，跟他哥哥一樣的有勁，他心想：「我要有勁，我一定打死這些流氓。」

這一天夜裏三點鐘，保爾把銅鍋裏添了火，屋裏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就蹲在爐門旁邊，想起來馮露亞和周圍的事，他心裏發煩，不想再幹了。這時候，他的好朋友克林加跑進來了，他問道：

「你幹什麼呢？對着火爐子。」

保爾說：

「什麼也沒幹，就是不痛快。」

克林加說：

「你今天碰着倒霉的事了嗎？」

保爾說：

「今天？我從到這兒，就碰到了，你看看，咱們就是做到死，又能有什麼出息？高興就揍一頓，還不與還手，累死了也討不出他們個好……」

克林加捂着他的嘴說：

「別這麼大聲說，叫人家聽着該……」

保爾跳起來說：

「聽見就聽見唄，反正我不幹了。這兒比亂屍崗子都不及，除去流氓，就是無賴。拿人不當人看，……」

克林加怕別人聽見保爾的話，他把廚房的門關上，又往爐子裏添了點柴火，然後向保爾說：  
「你的書呢？」

保爾說：

「沒書看了，書店關門了。」

克林加說：

「今天早晨不是開着門嗎？」

保爾說：

「憲兵把賣書的抓去了，大概是因爲反對沙皇。」

克林加倒退一步說：

「真的？」

保爾說：

「那倒說不定。」

這時候進來一個老媽子，看看他們說：

「孩子！這麼晚了，你們去睡一會兒吧！我給你們看着火。」她抱着他倆的肩膀，把保爾和克林加送出去了。

正月裏的一天早晨，保爾幹完了活，本來是該回家了，可是沒有人來接班。問老闖娘，她說再接着幹一班。活累不說，連覺都撈不着睡，一直又熬到第二天早晨，天矇矓亮的時候，他還得

灌一銅鍋水，再把它燒開。

他打開水龍頭，沒有水，所以他讓水龍開着。因為太暈太累，他倒在柴堆上就睡着了。隔了一會兒水來了，裝滿了水槽，接着就流了滿地。從門底下流到了飯廳，把旅客的皮包、提箱都泡了。一直到把一個睡在地板上的旅客泡醒，大夥才知道，一吵吵，蒲祿福就跑過去，一開門水流的更多了，他朝着正在睡的噴香的保爾身上，沒鼻子沒臉的打起來，直打的保爾周身麻木，差不多都不能回家了。

第二天阿爾青給保爾報了仇，把那姓蒲的小子臭揍一頓，臉都給打出血了。阿爾青叫憲兵隊抓去押了六天。那一天晚上阿爾青回來了，坐在他旁邊向他說：

『弟弟！好點嗎？你別着急，我在電力站給你找着地方了。』保爾兩手緊攥着他哥哥的大手。從此他再也不到食堂做工去了。

一九一七年冬天，人們都傳說『把皇上推翻了！』可是誰也不太相信。

下雪的一天，車站上開來一輛火車，從上面下來兩個背着步槍的學生，和一隊帶着紅臂章的革命隊伍，他們把站上的憲兵，和當地防軍的上校都拘捕了。大家夥都聚到廣場聽什麼自由、平等，淨新名詞的講話去。

人們剛高興了不幾天，就又和先前一樣了，就剩一個紅旗掛在孟什維克代表們住的鎮公署上



面。冬天快完的時候，又開來一隊騎衛隊，每天派人到車站去抓由西南前綫逃回來的兵。隊上的兵挺洋氣，軍官都是以前的大官，掛着全肩牌，褲子還鑲着銀邊，跟早頭一樣，就和沒革過命似的。

到十一月時候，由前綫回來的兵更多了，他們都有一個名詞叫：『布爾什維克』——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。

騎衛隊想抓人是難了。到後來簡直是一車一車的開到鎮上來，騎衛隊修工事，也擋不住那些兵，自己倒挨了槍子兒，結果，火車一輛一輛的開過去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保爾、薛爾吉、克林加，他們三個好朋友正在園子裏玩，就見跑來一個騎馬的人，那個人跟他們說：

『喂！小兄弟，勞駕給我點水喝！』另外還打聽了這個鎮子歸誰管。接着他喝了水，拉着馬韉就朝斜坡上的樹林子跑去了。

薛爾吉說：

『李士真他們家昨天搬走了，那些老財一跑，大概鬧革命的人該來了。』他們正說這些話，就見在樹林那邊有不老少人，和大車走來了，前面有十五個騎馬挎着槍的，那兩個領頭的就有鬍才那一個。另一個是中年人，臂上還有紅章。薛爾吉說：